

## 「我所鳥」的無盡命名，與遊戲

沒有人知道「我所鳥」真正的形象。

經卷中牠恍然僅是個模糊的指涉，

你無法從任何的經論註疏中尋找到牠的身分細節——

關於牠的顏色、樣貌、體積、眉目、尺寸、習性，

以及牠幡飛、孵育、抱巢、繁衍的生態和過程。

牠是隻最抽象、最不確定，

亦缺乏任何實存證據的寓言之鳥。

雲天寂蔭處，碧浥的竹籬邊，生長著馨香的華撥樹、胡椒木，以及色色鮮奇的藥草。愛悅著藥草的香息，華撥樹上恆常棲息著一種鳥類，名喚「我所鳥」（「我所」意思，即我所有、我的。）

看罷了春來華撥樹上一朵朵皚白如幻的花絮，我所鳥復又轉著黑而圓的眸子，依依看著，蒂落的花蕊，如嬰育兒一般，緩緩，緩緩，孳發出一顆顆青綠的果實。愛戀著華撥樹的寸寸微微，即使在昏而沉黑的深夜，窠中暝睡的我所鳥，仍可感受，露水穿淌，葉脈舒潤，碧綠的果實握著一只只小小的心房，於潤黑中悄悄圓熟、低低膨脹的聲息。

炎烈的日光剝去人們的衣裳，赤裸的肩膊捏塑出盛夏帶著鹽味的風景。炎風吹拂，送來華撥樹辛香舒撫的氣息。採藥人撥開密林，穿越竹籬，採擷華撥樹青黑成熟的果實，作為疾病的藥引。

「莫要採取！莫要採取！」我所鳥擊振著翅翼，焦慮痛苦的呼喚：「這是我的，我的……我心中實不願任何人採擷它。」

「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啊！……」我所鳥悲傷哀喚。採取者的十指仍如夏日的雷雨，毫不理會地攫走了華撥樹芬芳的果實。

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……」一整個夏日，人們的十指雷雨般地走過密林，我所鳥哀絕嚙嚙，聲嘶力竭。那亢烈、悲憤的鳴啼，終而隨

著夏暮的餘霞一點一點地微弱捺熄。因了過度的哀鳴，那為悲潮所吞噬的翅翼終而僵冷躺臥在葦撥樹的空枝下。

## 尋常、遍在的鳥族

沒有人知道「我所鳥」真正的形象。經卷中牠恍然僅是個模糊的指涉，你無法從任何的經論註疏中尋找到牠的身分細節——關於牠的顏色、樣貌、體積、眉目、尺寸、習性，以及牠幡飛、孵育、抱巢、繁衍的生態和過程。牠是隻最抽象、最不確定，亦缺乏任何實存證據的寓言之鳥。

然而，牠的幡飛線索，明確地蕩經人類的胸膛；牠的鳴啼，點滴淅瀝地擊振在我們的心弦上。從黎明至黑暗，每一日，每一時，每一刻，每一個交會，每一個空間，每一個面孔，每一個訊息……乃至夢境之中，牠仍鼓譟著不安的翅翼，聲聲數喚：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……」所有蕩經的範疇，所有牠的視線、足肢、翅翼，觸碰、掃瞄、經驗過的，乃至於想像投射過的部分，皆自動地化為牠的領域轄治的範疇。一隻以胸房為窠巢，人人豢養，至為尋常、遍在的鳥族。

牠的領土愈多，想像愈多，認領、投射的轄域愈廣……失落的可能，以及恐懼、憤恨的哀鳴，則愈形增衍、繁劇……

不信嗎？清晨，你駕著車輛，瞥見一方停車位，此時，他方來車恰巧不偏不倚地立時停泊進去……你的胸中發出一聲懊惱咒詛——這是「我所鳥」短慄的啼喚，為了「我的」停車位的失去……；步入公司，同事升遷了，你趨前恭賀，卻心懷憤懣，因為「屬於我的、我所期望的位置為他人奪去了……」；密友撥來電話，滿懷喜悅地通知他的婚禮，而你沮喪失意，暗自較量，彷彿他所昭告的，是合該屬你，卻為他人率先登陸、率先「剽竊」的幸福。

你在街道上踟躕，為櫥窗上一件衣裳所吸引，卻仍不感到確定……待你猶豫折返，衣裳已被購去。「啊！我的衣裳……失卻了！」藏識中所有關於「失落」的主題一一喚起，一一擊翅……僅由於一個

一瞥、未決的印象。一陣空虛悵惘襲來，你鬱鬱前行，想及生命中無數形式，無邊樣貌的失落，以及其中無可言喻的椎刺。

假日，你靠傍著一株涼蔭的樹祇歇息，不久，起身小解……歸來，卻發現一家人正在那株樹下興高采烈地鋪地野餐。你忍不住皺起眉頭，胸中責備起那一群人的自私自我、粗魯顛預；因為，他們正「不懂禮貌」地盤據了「你的」地方。

如此，世相燒燃，即使在最小、最小的地方……皆卷藏著不可抗拒的失落和不滿。皆喚起胸膈深處的嚙嚙與擊翅。

你走入一所道場，開始尋索心靈的可能。很快地，在人群之中，你分明立判地迅速區隔出敵人與友人，該協助與該攻擊，該讚歎與該憎惱、排斥的……，因為，這是「我的宗派」、「我的道場」、「我的導師」、「我的道友」、「我的同類」、「我的兄弟姊妹」、「我的信念」、「我的教義、真理」……而另一方，不符合「我的」宗派，不是「我」佛（或「我的」基督）所說……是異端！是邪曲！

### 心靈幻設的「定位」與「命名」

命名，命名，再命名！……如斯，「我所鳥」振翅揚翼，幡飛，拂掠，哀喚，怒吼，沸騰於每一處方所，每一層關係，每一種機緣，每一類情境中；有時低飛，有時高掠，穿梭遨翔，鳴啼不止。那啼喚的音聲，有時嘈躁謳啞、激如急瀑，有時喋喋瑣瑣、啞啞喃喃、喁喁微微，以致使得你、我俱漠視了牠的索索蠢動。

儘管「我所鳥」誤以為十分的真實——那情感，那愛戀，那失落，那剝奪，以及控訴，皆瀝瀝明明，足可證據。密林間的華撥樹卻從不曾為牠所屬有。牠既不曾真正種植、長養，或灌溉過那株華撥羅木。一切僅屬於一瞥之下心靈幻設的「定位」與「命名」——猶如我們並未當真認購下每一條街道、馬路，和上面的停車位，公園中的綠樹，以及櫥窗上的衣裳……乃至於道場，以及道場中的桌椅榻位、人際流動。

即若曾經灌溉、撫育，種種心血、劬勞，華撥樹依然僅屬於宇宙，以及自身的存有；或者蟲害、或者枯萎，或者雷殛、砍伐和夭亡……即若鬱鬱青青，不死不凋，仍有愛戀著香華的群鳥，自他方翔集而來

---

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……」那觸目隨緣、勢如破竹一般，無量自黏自貼的標籤，無盡的「命名」與「定位」，始是註定殞滅、無以拔除的失落之淵。

而我所鳥因之鬱鬱纏結，憂悲愁惱，為大大小小、輕輕重重、生命中難以承受的命名與遊戲。為幻念投射中，所以為、想像的「我」和「我的」。

一個過度認真，入戲太深，膠著深溺的劇場，與執念：  
**我命名，所以，我失卻！**